

委员笔记

让祖国的风景线更加亮丽

郭晓梅

这几天,我一直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宁夏考察的重要讲话,对他说的“五十六个民族,无论是这个民族还是那个民族,我们都是同一个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家庭。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好。团结在一起,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等重要话语记忆尤深。

这让我想起了不久前,跟随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专题调研组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包头市以及乌兰察布市开展调研的情景。作为调研组成员,我们深入街道社区、边境口岸、农林牧场、文博场馆、乡村、学校、企业等地,在收获满满的同时也有很多感想和体会。

在调研过程中,我感受到各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有形有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一些社区,他们将铸牢工作融入社区治理,在治理和宣传工作中融入民族团结因素,开展了“民族团结一家亲”“守望相助好家园”等主题活动,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模范事迹,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办实事,努力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在一些中小学,他们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要求全方位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过程中,坚定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工作,促进“三个离不开”“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等理念深入青少年心中,通过开展丰富多彩

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引导各族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地也大力弘扬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的光荣传统,如包头市充分做好“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草原英雄小姊妹”等民族团结佳话的宣传阐释工作,挖掘并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在润物细无声中做好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工作。在调研中,我深深感到,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项工作的开展,内蒙古各族群众切实增强

了获得感、幸福感、听党话、跟党走信心和力量。在调研过程中,我也感受到各地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认真办好两件大事,努力助推自治区各族人民共同走向现代化的决心和干劲。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要在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上展现新作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指示精神的统领性要求,是内蒙古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闯新路的关键性抓手。甘其毛都蒙语意为“一棵树”口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它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枢纽,是全国通关过货量最大的公路口岸。2019年,我曾来此调研。短短几年过去,最深刻的印象是口岸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仅建设了新的通关能力智慧管控中心,还积极推进无人驾驶跨境运输、跨境无人驾驶专用通道等项目,使通关过货量得到大幅提升。在巴彦淖尔市,我们为重要生态功能区肩负着铸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而感动。据

说,在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成立以前,其周边生态环境极其恶劣,林场自1960年成立以来,累计造林3.9万亩,植树430万株,森林覆盖率达到65%,为祖国北疆风景线更加亮丽贡献出一份力量。在乌兰察布市,集宁区马莲渠乡的大十号村,全村仅600多人,是一个由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组成的多民族聚居的村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发挥村内产业优势,打造了集教育研学、观光、餐饮、住宿、康养、农耕体验、自然认知为一体的“云朵嘎查”研学旅游项目,使村内各族群众一起共同富裕。调研现场,真切地感受到当地老百姓脸上洋溢着的幸福感、获得感。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白天实地走访,晚上便邀请各族干部群众一起访谈、听意见。在访谈中,当地的干部群众与我们坦诚沟通,认真向我们介绍情况,还时不时提出相关工作建议。这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只有实地调研,才能获得新情况、新认识和新思考。调研间歇,委员们之间还会及时就某一个话题进行深入的交流研讨,比如如何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如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及调研的收获、今后的工作建议等等,都让我意犹未尽。

能够参加这次调研,是一个认识区情国情、提升履职能力的宝贵机会。一直以来,全国政协强调无调研不提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想我们应该深入田间地头,扎根基层社区,在调研中找准关键问题,用扎实的事实和数据说话,议政议到点子上、建言建在关键处。这次调研中,我感受到深入基层调研也是一个政协委员不断提升自我的过程。我要以这次调研为契机,认真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履职能力,聚焦自治区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家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的建言和提案,交出一份优秀的委员答卷。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大学法学院教授)

广厦千万间的古村

蒋子龙

“靠山近水,安营扎寨”,跨河临海,后有靠山,别说是建一个村庄,就是建一座城市,也属绝佳之地。尽管是自然形成的村落,但将三片各式民居聚集成石厦村的开村鼻祖,却非同小可,乃宋太祖赵匡胤的后裔。1279年的崖山海战惨败,南宋灭亡,侥幸存活

的赵氏皇族子弟,四散逃命,流落于新会、斗门等珠江三角洲一带。300年后,赵匡胤一脉后裔赵福善带着妻子和文旭、养石、怀卜三个儿子,由东莞来到打锡岭,相中了深圳河人海口的这块风水宝地,落地生根。

紧随其后有祖籍河南安阳的潘氏一族也迁了过来,然后就是祖籍河北鹿鹿的莫氏以及陈、李、张、龙、岑等家族,从四面八方迁来石厦村。八姓杂居,巨石下并非过分拥挤,而是一盘散沙,这在深圳湾畔人烟稠密的诸多村落中,绝无仅有。石厦周围的村落向来是

大姓主导,排斥外姓,因此大都一村一姓,承接祖训族规,齐心协力,一致对外。为什么要格外强调“对外”?当时对石厦村人生存构成的威胁,大多来自外部,首先是海盗、倭寇,整个明代及前清,这两害是闹得最凶的。其次是官府及豪强势力的巧取豪夺,还有兵强马壮的外村侵扰……石厦村土地很少,邻近村庄的姑娘嫁到石厦村来,一般是带土地做陪嫁。他们的主业是海上捕捞和养蚝,当时的深圳河水很浅,石厦村人跨河往来劳作,极盛时期在北侧有4000亩蚝田,在

南面香港一侧倒有7000亩蚝田(如今那是世界级的红树林保护区)。同时还在村前的海滩上建“基围”养鱼。今人喜欢吃的“基围虾”,即得名于此。

石厦村人的水上劳作异常辛苦,一篮子约有10斤的海产品,在香港和深圳河北岸的集市上可换得3斤粮食,赶上灾荒年月只能换得1斤。尽管如此,石厦渔民的收入远优于依靠农业的村庄,自然会吸引别村人及邪恶势力眼红。而多姓氏、心难齐的石厦村,无力抵御外侮,多次面临灭村之灾。所幸赵、潘两家势力较强,组织各村村民相互支援,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命运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共同的命运使石厦村人意识到,必须团结一心,共存共赢。

于是全村集资修建了“敦睦堂”。这不是一般家族的祠堂,是全村所有姓氏共同的堂口,取意“和睦相处,守望相助”。举凡涉及全村的大事,村民共同商

议决定。赵家和潘家又分别在上旧围和新屋,建起两座五层楼高的“碉楼”,即碉堡加炮楼。枪炮齐备,有外敌侵犯,炮火齐开。两座碉楼成犄角之势,相互策应。可见当时的外患严重到何种程度。

只有硬件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精神,凝聚村人的信念和激励抗击外侮的意志。于是石厦村又修建了“杨侯官”,里面供奉北宋抗辽名将杨延昭(杨六郎)。杨家将的故事家喻户晓,满门忠烈,深入人心。这让石厦村人的精神,有了寄托。年轻人结婚,要先拜“杨侯官”,再拜“敦睦堂”,最后才拜自家的祠堂。

“杨侯官”至今仍是石厦村标志性建筑,在四周高楼大厦的掩映之下,香火依然旺盛。来上香的有本村原住民,也有新栖石厦村的外来务工人员。

在香港的石厦村人,成立了“众孚堂”,团结一心,维护村民的权益,并逐渐开展许多以“众孚”命名的经济活动,修建公益设施,譬如“众孚学校”“众孚大厦”,等等。“众孚堂”延续400余年,在港英时代,有七八位在港的石厦村人,当选为“太平绅士”,相当显赫。

“众孚堂”确是孚众望。每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十五,众孚堂举办“春茗会”,海

内外的所有石厦村人,都回到深圳河北岸的老石厦村,叙旧,联欢,一代一代传承着石厦村的人文理念:“是亲必顾,是邻必护。”

“圳”为客家方言,即“田间小水沟”;“深圳”之名始见于明永乐八年,“一靠海的村落,因村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无从考证,这个既“靠海”、村边又有一条“深水沟”的村落是不是石厦村?但“深水沟”应该就是当年的罗溪,所以后来改为深圳河。原是将石厦村一分为二的水流,成为香港和深圳的界河。

足见石厦村是深圳的发祥地。如今的石厦村,常住人口3万人左右,非户籍人口占95%,这是个有600多年历史的现代移民村。石厦立村之后数百年,崛起于深圳湾畔的传奇大都市深圳,无疑也是移民城市。而移民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有容乃大。能量来自包容,量大财大。

可以说,深圳是放大版的石厦村。石厦村是深圳的“敦睦堂”“众孚堂”。所以在深圳摩天大楼林立的繁华市中心,完整地保留了石厦古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上慰先贤可承千古之风,下启来者以薪火百代”。

(作者系著名作家,天津市作协名誉主席)



▲ 石厦村

拥抱那片土地

——看话剧《马叙伦》

马今

思创意、叙事手法、导演理念、舞台呈现等在人物传记题材、重大历史题材里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艺术之路。

剧中马叙伦身处的四个时期,必然要说到北京大学。青年马叙伦从1915年第一次进入北大任教,至1931年曾四次进出北大,对北大了解甚深。在他的推荐下,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校任职。他按照西方大学的模式和教育方针,对北大进行了整顿和改革。首先,充实教员阵容,吸收进步学者。其次,他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实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由开放进步思想和精神……这些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的重大改革,对北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也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旗帜,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青年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其在学生中树立起的思想和精神,从根本上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马叙伦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既是北大的同事,也是新文化运动志同道合的战友。此时,马叙伦虽然没有参与共产党的创建,但却在思想上与这些革命者站在一起,并尽力提供帮助。

李大钊是马叙伦早期相识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两人私交甚笃。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特别会记录“马夷初先生修正案”,议决:图书馆添用助教,图书馆主任改教授。被聘教授后,李大钊正式以开拓者的姿态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

两人多次共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并于1921年6月共同领导北京教职员联合会索薪运动。6月3日,马叙伦和李大钊等带领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和北京各中小学教

职员及学生万余人上街游行。他俩走在队伍的前面,都被北洋政府派出军警殴打受伤,马叙伦头部受重伤,却反被监禁,诬陷为打人者,且通电各省制造舆论对马叙伦实行制裁,马叙伦愤然绝食。6月13日,《晨报》刊出李大钊在北大《半月刊》上发表的文章《最悲痛最紧要的一件事》,声援马叙伦,文章发表后,立即得到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声援。

1924年10月,冯玉祥北京政变,马叙伦再次任教次长。不久,段祺瑞临时执政,马叙伦原想辞职,但采纳李大钊建议“教育部关系革命,不应放弃”决意留任。不久,教育部得到密电:“共产党首领李寿常在各校活动,兹请教育部马上查办。”马叙伦意识到寿常即是守常的讹音,便迅速通知了李大钊,使其免于被捕。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平牺牲,年仅38岁,而他的遗体时隔6年之后才在北平万安公墓安葬,马叙伦洒泪致哀。从李大钊牺牲到安葬公祭,马叙伦多次参与捐赠,时隔21年后他仍难以忘怀,追思老友赋诗一首:

唯物史观论较新,李君物望冠人伦。
纵教柴米成仁去,无限青年从理真。

这首诗高度概括了李大钊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贡献以及对中国青年的引领。

《马叙伦》首演时,他与李大钊的挚友情实际是没有完整而深刻地被挖掘出来的,而这部分恰恰是他与李大钊和而不同、殊途同归的体现,可以成为一个戏核。

值得欣慰的是,在首演后的两年时间里,创作团队始终没有停止脚步,多方听取意见,不断打磨剧本,在演中求精进,让剧中人传递的时代精神立于更大的舞台,

感召更多的后来者。

不久前,看到最新一段演出的视频。老年马叙伦深情地呼唤:“守常,你能听得到吗?我现在乘着这艘巨轮,去往那片崭新的土地。这海面明明那么平静,可我的心情却如波涛汹涌,我希望能跟你一起,咱们共同度过这个时期,我们携手踏上那片土地。”这时,已经牺牲的李大钊从舞台后方走出,同样深情地唤了声:“夷初兄……这些年我常听你和我谈起,中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民又经历了怎样的劫难,又做出了何等牺牲,我知道,历尽千帆之后,你已然听到了人民的心声,那就是希望之路对你的呼唤!”马叙伦坚定地说:“从革命至今已有六十余年,一生所图唯国家的独立与民主,如今已经知道了,到底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走到那个可爱的中国!”这时,三个马叙伦再次同现于一个时空,他们告诉守常:“看,它就在前方;看,它就在彼岸!我曾与你说过,只要你我终点一致,哪怕殊途,亦可同归!这一天终于到了!”

“替我好好地拥抱那片土地吧,拥抱那个我梦寐以求的新世界!那个用千万中国人民血肉,冲刷出来的新世界!”

那一刻,是两个战友打破时空的心灵相拥,又何尝不是千千万万时代先锋、民族英雄的心灵相拥呢!

当新世界即将来临之际,奋斗了大半生的马叙伦“已容颜枯槁,白发苍苍”。但他的心却从未像此刻这般崭新过,它像初生的婴儿一般渴望着那新世界的滋养,因为他已经找到了那条通往彼岸的道路,而这条路就是共产党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道路。

他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在正道上行!

(作者系马叙伦孙女,沈阳市政协常委)

烟火人间

许多年前,我曾采访过自封的“天下第一村”,时间如大浪淘沙,现在不知这个天大的“封号”尚存几多热度?甲辰年初夏,我倒确实确实见识了一个堪称今古奇观、独一无二的古村落,名为“石厦”。就坐落于深圳繁华中心区,与香港“直连直通”,村边上就是“福田保税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深圳科技开放的前沿。

石厦称“村”,却并无人们想象中的土墙瓦舍,而是一片高楼大厦,极为协调地融入深圳市一座摩天建筑之中。该村在中国香港、美国、欧洲的人口3800人,是老家人口的6倍;而驻村的外来务工人员,是村里户籍人口的20倍,仅湖南攸县在石厦村就有1万余人,大多开出租车,拥有1000多辆出租车……这说明什么?

石厦村人,出去能融入世界,进来能包容世界。

正是石厦村,孕育了深圳最重要的精神气质——包容!纵观当代华夏,可还有哪一个古村,能像石厦村这样成为一座大都市的精神气质的发源地?

石厦村何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或者称福报?先得从一条河流说起。河流是一方水土的血脉,涵养了一个地区或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深圳河(史称罗溪、浯水河、清河)发源于梧桐山,由东北向西南注入深圳湾。在河与海的交汇处,涨潮咸水,落潮淡水,而成咸淡适中的水域,海产品最为丰富,品质也好,自然就有人在此下网。声名传开,陆陆续续来捕捞的人便越聚越多。

造化恩赐,在深圳湾与深圳河的交汇处,有一片山丘,名“打锡岭”。岭上有一巨石,每逢气候恶劣,渔民无法下海捕鱼,便躲到巨石下避风遮雨。即便天气晴好,收获颇丰,渔民们也喜欢坐在巨石下休息、聊天、打尖。有些渔民老了,就把渔船交给儿女,自己在巨石下搭间小屋,守着儿女。久而久之,巨石下的房屋越来越多,石头再大也遮护不过来,便分成旧围、上旧围、新屋三片。于元末明初,形成村落。既然成村,就要有个名字,巨石之下,人们就习惯地称其为“石下村”。随着时代的更迭和村民心境的变化,由“石下”而“石夏”,再“石厦”。

名家名笔

不久前,在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纪念西南剧展80周年暨第八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闭幕式上,由浙江话剧团创排的大型原创话剧《马叙伦》被授予优秀剧目奖牌。

话剧《马叙伦》是出乎我意料的一次创作,编导将宏大的叙事与个人情感恰到好处地结合,讲述清朝末年的少年书生马叙伦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一步一步走出书斋,走向革命,历经列强入侵、军阀割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终成为一代儒雅学尊,坚强民主战士的故事;也讲述了由马叙伦等创办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是如何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诞生,为了国家的民主与和平贡献出不可磨灭的力量,最终成为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一员的故事;切入四个历史时期,把人物的成长铺展在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人物关系中,让人物回归生活和本真的情感,而舞台上马叙伦不同时期的三个人物形象,既是演绎者,也是叙事者、评论者,三个马叙伦之间也因此有了跨越时空的对话。纵观全剧,可以说《马叙伦》具有史诗品格又兼具政论风格,充满了人性温暖、青春理想、思想锋芒与理性碰撞,但其思想的力度,并不影响戏剧情境中的人物塑造及其性格魅力,恰恰通过兄弟情、夫妻情、挚友情、师生情四组情感的不断叠加,既让马叙伦的舞台形象生动鲜活,可亲可信,有突出的个人品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又让马叙伦的“在正道上行”有了必然性和合理性,让观众心中能豁然感受到那段历史奔涌向前的伟大活力,其整体的构

